

RENMIANJU

红  
沙  
漫  
系列

李佩甫◎著 何弘◎点评

# 人面橘

——何弘点评李佩甫中篇小说

名家名作名人点评

——精品之作与清丽机巧的点评相互交融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的精品力作，

中原文化的当代书写者，以现实主义的冷峻，

洞透古老中原大地上的草根智慧。

金圣叹式的点评，处处洞见作品之三昧；

个性化手书，时时领悟点评者的机心。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红发  
系列

# 人面橘

——何弘点评李佩甫中篇小说

李佩甫◎著 何弘◎点评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面橘：何弘点评李佩甫中篇小说/李佩甫著；何弘点评.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6

(红沙发系列)

ISBN 978-7-5396-6198-8

I. ①人… II. ①李… ②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9926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 字数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  
莎  
友  
系列

# 人面橘

AR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李佩甫◎著 何弘◎点评



李佩甫，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等11部，其中，《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等7部；《颍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等6部剧本。作品曾获得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中国图书出版奖等。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何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等。系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专著《生存的革命》《网络化背景下的文学艺术》等、论文集《探险者——何弘文化文学论集》《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报告文学《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等。曾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评委；获得第三、四、五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首届杜甫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



■ 目 录

寂寞许由 / 001

败节草 / 069

画匠王 / 164

人面橘 / 211

乡村蒙太奇——一九九二 / 222

田园 / 282

送你一朵苦楝花 / 348

## 寂寞许由

李佩甫久已不写中篇。此文作于《生命册》之后，是他十多年来唯一的中篇。

相传，在上古尧舜时期，中原腹地有一高士，名叫许由。

此人农耕而食，重义轻利，广有贤名。尧帝知道后，要把君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愿做官，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

不久，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这一次，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以为耻，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从此，许由赢得了美名，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许由洗耳”的成语；再后来，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

然而，此事却得到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的嘲讽。好像是说，洗什么耳呀？别脏了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他不过是作秀罢了。

大意如此。

情绪和叙事保持适度紧张是李佩甫小说的特点。此文却有难得的轻松，开头可见。

从远处说起，比如《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1996年，河南省X  
文学院七位作家挂  
职深入生活，李佩甫  
是其中之一。

## 二

我要说的是，我是做过几天官的。

我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准确地说，三年，挂职。

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挂职。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当然，走也是要走的，简化了。挂职又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我是虚的，就是说，我所谓的挂职，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

戏仿官员介绍  
当地情况。深意在于  
要把人当植物写。

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下辖十九乡、六镇，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原为天仓县，一九九四年升格为天仓市。此地属北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16.2 度；日照时间 2134.7 小时；年无霜期 237 天；年平均降雨量 727mm；域内共有 31 条过境河流；土壤主要分潮土、褐土、砂姜黑土三种，适于耕种。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集，可以说，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是产粮食的地方，所以叫天仓。

李佩甫挂职的  
县，实际叫“长葛”。

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四通八达的县份里做“官”，不客气地说，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或者



说,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钻挤。”

“钻挤”是平原上的土话,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最初,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钻”,我首先理解为钻营,或者说的不择手段;“挤”呢,怕也有加塞儿、抢先之意吧?把“钻”和“挤”拼接在一起,这就又加重了一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自然是很不堪的。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离开天仓之后,每当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不由得会心一笑。是啊,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钻挤”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有时候,它就像是一本大书,需要细细咀嚼;还有的时候,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会叫人肃然起敬。

说实话,这两个字,会让我想到一个人。这人姓郭,名守道,大个子。最初,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姓郭,我也就叫他老郭。记忆中,他身高骨寡,袖手面寒,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秆。是的,我记住了他的脸。他那一张瘦脸,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有人说,他脸皮也厚)。还记得,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鞋,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总是风尘仆

“钻挤”是个关键词。一词写出了一地方人物的性格特点。合了前文,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

李佩甫多次和我谈到老郭的原型。此人创办的企业后来上市了。

“一蹿一蹿”，  
极传神。李佩甫对此  
词情有独钟。

第一个拜访，又  
套近乎，可见“钻  
挤”。中原酒徒读此  
当会心一笑。

“谷堆”，起时  
“半山一样”，老郭  
大个子嘛！

仆、一蹿一蹿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还有，他的咳嗽极  
有特点，很像是一面张扬的、扯烂了的破旗。

一想起这个人，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  
的、碎片一样的记忆。最难忘的，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  
声。是呀，他是我挂职天仓、到任的第一天，第一个来  
拜访我的当地人。

记得，他说“我写过诗”。

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天仓四大班子，出动了六辆  
轿车，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按地方上  
的规矩，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我这人平时  
是不喝酒的，但初到地方任职，不得不入乡随俗，也就  
象征性地喝了几杯。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名为“三  
泉春”。后来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三  
泉春，算龟孙，看你晕不晕！我就是喝下了几杯“三泉  
春”后，头昏脑涨，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

傍晚，当我拉开门的时候，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  
门前“谷堆”（“谷堆”为象形词，也是本地土话，意为  
“蹲”）着。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忽地一下蹿起来  
了，半山一样，吓我一跳。而后，他慌慌地伸出手来，很  
熟的样子，说：“李市长，我老郭呀，老郭。”

我怔怔地望着他，匆忙间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  
凉，摸上去糙糙的。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头晕

乎乎的,就说:“噢噢,你好,你好。”

老郭说:“呀呀呀,老天爷,早就盼你来。你可来了,你是作家,跟他们肯定不一样。分工了么?你分工管啥?”

我迟疑着,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刚到,还没分呢。”

他不容置疑地说:“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一定要分工。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

紧接着,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李市长,我有个项目,大项目……闹好了,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

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一个亿?老天,一个亿是什么概念?他也真敢说。我上下打量着他,一时间,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很不靠谱。

接下去,他愣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有点突兀地说:“我、我写过诗。”

我支应着“嗯”了一声。“写过诗”是什么意思呢?

他很认真地重复说:“真的,我发表过诗。一九七七年,在《中原民兵》上,八句!”

那时,我的目光正落在“诗人”的腰上——一个穿西装的人,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四十八岁,是他的本命年)……慢慢地,我

恭维,近乎套得自然。

“要求分工”,说明对官场了解得很“透”。

利诱。吐鲁嘴。

拉“同类”关系。

老郭的“智慧”  
即“钻挤”。

才弄明白，他的话里，意思很多。

是啊，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十三年后，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这时候，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

### 三

坦白地说，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挂职于天仓市的。

当时挂职的实  
有七人。写四人分四  
方，小说家之笔。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蝉声落了，暑热也已退去，几经周折，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下派到了四个县份，我分的是天仓。挂职前，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而后，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那年秋天的雨水多，且旷日持久。在绵绵的秋雨中，我等得不耐烦了，就通过一个朋友，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在我之前，天仓市已有了七位副市长，我若去了，排名第八。看来，天仓市对“老八”并不欢迎。

是啊，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还要安排吃、住、行，况且，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

两个半月后，待秋意深了些，“老八”终于还是被派下去了。这里边有些曲折，我不想多说了。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第八个是铜像》。这有点谶语的意思。可我知道，我注定不会成为“铜像”。因为，我是挂职。

我说过，挂职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大凡挂实职的，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回去后是要提拔的。也有的就此留下来，修成正果，由副而正，成为地方大员。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所谓的副市长，只是给一个名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挂靠”。

虽然只是名义，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到市人大常委会走“程序”去了。老薛个子不高，炮弹形，说话大腔大口的，人却极精明，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在领我从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他告诉我说：“屎，别紧张，走个程序。”

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一个被称为东跨院，一个被称为西

作家挂职，当不得真，为下文“走程序”做铺垫。

“炮弹”老薛在下文就显出了另一面。

炮筒其实很懂  
“规矩”。

跨院,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进了会议室,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来了十二个,过了半数。跟众人握手之后,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两条烟,那烟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当着众人,他把烟的封包拆开,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笑嘻嘻地说:“吸着,吸着……李市长到任了,大家都清楚,走个程序。”

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一一回道:“知道,知道。”

挂职作家果然  
是懂不懂事。

这一刻,我的脸不由得红了。是的,我有些汗颜。说实话,我不是官员,此时此刻竟也有了“加塞”的感觉。虽说是“走程序”,也还是要讲票数的。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我也没办法。可我毫无准备,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怦怦跳着,竟有些惶恐、茫然。我甚至不清楚,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用公款买的,这就是“人情”啊。

而后,薛市长重重地拍了我一下,点点头,就大步走出去了,留下我“走程序”。

程序正义很重要。

往下,“走程序”也快。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人大十六名常委,到会十二人,赞成十二人,我算是全票通过。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

当我走出西跨院时,怎么说呢?心理上竟然发生



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走路时，腰杆稍稍地直了些，硬硬的。这时候，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称我为李市长时，我点点头，鼻子会哼一声，很轻。

天是蓝的，阳光很好，小风有些凉意，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很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薛市长。薛市长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正在训斥一个人。

薛市长是站着的，那个人是蹲着的。此刻，薛市长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快速地移动着，暴跳如雷！薛市长用手指点着那人说：“三舅，你要不是我舅，我管你那烂脏闲事？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啥项目？啥狗屁项目？啊呸，狗叭吧倒灶！——日八嚓（据说，‘日八嚓’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你把一家人都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会儿三娘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

走近些，我才发现，那人竟是老郭。老郭在地上蹲着，蹲着的似乎比站着的还要高些。可他就那么矜着，一声不吭。

薛市长发完火之后，突然蹲下来，递过一支烟去，又给老郭点上火。两人吸着烟，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三舅，听我一句，收收心吧。好好教你的课，别再瞎跑了。我说话算数，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过两年逮住

老郭竟是薛常务的三舅。这个连接巧妙自然。

李佩甫有篇小说名字就叫“画匠王”。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老郭应了这句话。

乡村伦理。

能人，通常有些不着调。

机会，我就给你转了。到时候，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你可一定听我的，别干那些‘日八嚓’事了。”

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沓合同纸来，抖手送到薛常务眼前，说：“我有专利，国家的专利证书……”不料，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跳起身来，说：“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非一头撞到南墙上？啥项目？不听，我不听！”说完，他站起就走。

这时，一阵小风吹来，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他张皇地爬起身，跌跌撞撞、激流跟头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

晚上，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我问：“薛市长，那老郭，是你舅？”

薛市长一怔，说：“谁舅？你是说郭大个儿吧？那是个失心疯尿，驴尾巴吊棒槌，八竿子打不着。”

在平原，凡是跟姥姥一个村，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是要统称为“舅”的。这不是亲戚关系，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这我明白。

提起老郭，薛市长告诉我说，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画匠王的。论起来，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市长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他还说，这是个能人，干啥会啥，早年学过木匠、漆匠、泥水匠，还会画毛主席像呢。原是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口才好，课也教得好，就是



邪性。

薛市长说：“这不，疯了。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里外三新，卖屎了。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张风喝冷的……他是急发财，迷到茄子地里去了。”

听了这话，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先抑，极写老郭的不靠谱。

#### 四

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

那时，天仓还没有大面积地扩容，老县城的“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十字街、榆树街、衙前街、文庙街、马道街、人民路、幸福路……城内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了。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唯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上述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

有古风的县城必有内容。